

编著者说



钱理群先生近照

和鲁迅“随便谈谈”

□钱理群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完成了两部新著——《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与《钱理群讲鲁迅》，于今年年初出版。以鲁迅为思想资源回应时代课题，致力作为桥梁促成鲁迅与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展开精神对话，是钱理群数十载鲁迅研究的显著特征与根本追求。正是202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遭遇的疫情与变局，促使他再度“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
钱理群 编著
活字文化 | 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是2020年病毒肆虐时被封闭在养老院里，想到编这么一本《鲁迅作品选读》的：2021年伊始，恰逢鲁迅140年诞辰，正好借机将书编辑出版。

在我的感觉里，2020年是全中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陷入极度困惑、焦虑的一年。我也不例外，我相信读者朋友大都也是如此。这里要说的，是我的两个困惑与焦虑。

首先是说不出的孤独感。不仅是因为关在屋里与世隔绝，即使上网也无法交流，而是因为彼此（哪怕是家人、同学、朋友）突然都没了共识，一说就吵，一吵就你死我活，伤和气。这时候，就渴望有一个可以放心说出心里话、坦诚交换意见、自由讨论的“真朋友”：现实生活里一时难找，就到书本里去寻觅。我就想到了鲁迅，而且想把他推荐给诸位读者。鲁迅自己就说过，和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随便谈谈，是可以的”（《华盖集·导师》）。而可以“随便谈谈”也自有缘由：他是一个“真”的人，不仅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更从不向他人（包括他的读者）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和失误；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和当下许多人（不仅是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意见道德化、

真理化，喜欢强加于人不同，鲁迅将同样处于困惑中，有缺陷的自我袒露在读者（特别是年轻人）面前，与我们一起探讨和寻路。我们可以向他倾诉一切，讨论、争论一切，也可以毫不顾忌地批评他，甚至拒绝他。

此刻，当下的中国与世界，这样的“真朋友”实在是太难得了。

我的更大困惑还在于，2020年的中国与世界变得太快，我真有些无所适从，手足失措了。应该说，2020年全球性的、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与危机，将人们习以为常、很少深思追问，却是根本性的问题，全都推到每一个人面前，逼着我们正视、反思。

比如——
面对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应该“怎样看”？——不仅是具体的看法，更是要以什么样的眼光和方法去“看”。

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与世界，应该“怎么想”？——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想”。

在这个人人都可以，事实上也天天在写网文的网络时代，我们该“怎样写”？——不仅是写的内容，更是写的形式。

在闭守家中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读”？——读什么，以什么态度、心情、方法去读。

在危机四伏，又充满机遇的时代，我们“怎样做”？——能够

做什么，以怎样的精神去做。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禁区”遍布，又充满诱惑的世界，我们该“如何做人”？——背后更有一个“我们为何而活，人生的理想、目标是什么”的大问题，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可以和鲁迅“随便谈谈”的。谈这类话题，鲁迅是最佳交谈者。

这涉及对鲁迅的认识问题。许多人都认为，鲁迅的写作有着自觉的现实介入意识，有具体的针对性、时代批判性。因而随着时间距离越来越远，读者对他的时代越来越陌生，鲁迅就越来越成为历史的存在，令人崇敬却难以亲近。但这只是看到、说出了鲁迅的一个方面；鲁迅或许还有更重要的一面：作为为数不多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既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杂文，不仅是“社会批评”，更是“文明批评”，对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鞭辟入里的审视。鲁迅对社会现象的开掘，又总能深入人性的深处，其中包括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正是这两方面的深度：历史文化的深度与人性的深度，使得鲁迅的写作与思考，具有了普遍性与超越性，既是从自己生活的现实出发，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又超越时空，一直延伸到今天、当下，具有当代性。鲁迅的写作和思考，更有自觉的主体投入性与主观渗透性。他是作为个体的“人”去观照现实的，他对社会、历史、人性（国民性）的追问和对自身人性的追问是融为一体的。个体的“人”的鲁迅，也是直通当下的。他和我们一样在苦苦思考该如何看、想、说、写、读、做人

与做事——这类人生和人性的基本问题。今天我们重温鲁迅当年写下的思考，其实就是把鲁迅看作和我们一样的“人”，寻找生命的共通点。在我的感觉里，鲁迅就活在当下中国：他是一个“正在进行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那么，我们就和这位诞生于140年前，又在身边的鲁迅“随便谈谈”吧。

（摘自《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引言）

短书评

志愿服务的发展与探索

□杨珊 贺敏

《21世纪初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和探索——以J市和S市为例》（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关于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和探索的书籍。作者许英利用详实的实证资料，较全面地呈现了近二十年来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历程，回顾总结了国内地与志愿服务组织有关的管理制度和特点，从参与者的视角概括出“官方主导”和“民间自发”两类志愿服务参与模式及其发展，以制度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志愿服务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最后作者构建了一个“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理论模型，阐释影响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总括而言，此书是我国志愿服务研究领域中的力作。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该书以动态性、整体性的视角对中国志愿服务组织类型进行划分，打破了以往许多作家将组织性质和组织定位分开界定的方式，通过坐标轴的形式将中国绝大多数志愿服务组织纳入其中，突出了连续性的思想。作者所提出的“非二元对立思路”，更好地反映了中国内地当下的志愿服务组织形式。

其次，本书在方法和理论上都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作者采用后实证主义的范式，进行了长时间追踪研究，并对大量的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不断对前期演绎出的理论观点进行修正。作者依据研究资料，从志愿服务动机和组织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创新性概念。

最后，本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作者不仅从参与者的视角带我们了解了不同志愿服务参与模式的特点及发展前景，还分析了志愿服务与公共领域间的理论联系。作者避开对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研究，而倾向于强调参与者对志愿服务发展的关心程度。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客观推动了志愿服务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公共领域的构建。虽然部分参与者参与志愿服务纯粹是因为利己或社会责任等因素的推动，但是作者发现他们具有相当强烈的“自主”愿望，而公共领域建构的首要条件就是参与者需具备独立的人格。在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培育和鼓励公共领域的建构既是志愿服务组织提升自我管理，保证志愿者参与的充分性和积极性的前提，同时也是志愿服务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笔者认为，志愿服务事业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直坚持的事业，无论是对微观的个人还是对宏观的社会发展而言，它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综观全书的脉络，突破了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说的“单向度思维”，从志愿服务事业的起源发展以及模式的探索，再到与当下时代背景衍生出的新概念的结合，探索了以批判性的视角对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做出的新尝试。《21世纪初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和探索——以J市和S市为例》对中国志愿服务事业进行了详细的探索，并基于实证数据创造性地提出建构一个“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理论模型，对我国本土志愿服务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书橱一角



本文作者王淼的书橱一角

全集控

□王淼

从一本书可以品味一个人的阅读心情，从书橱一角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阅读兴趣。“书橱一角”栏目即日起征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阅读故事、家庭书香。

征文要求：文字1000字以内，并提供三张与文章相关的书橱背景照片备选。

投稿邮箱：
qlbook@163.com

要，否则你就不必收全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

话是这么说，爱书人却总是受求大求全的心理所支配，虽然明明知道没有必要，常常还是不自觉地收了全集——以我个人为例，随便检点一下我手上的全集，便可罗列出以下多种：古典的《全唐诗》《全宋词》《李渔全集》《袁枚全集》，现代的《鲁迅全集》《郁达夫全集》，国外的《卡夫卡全集》《里尔克诗全集》……单说沈从文，抛开单行本不算，我也有了花城出版社的《沈从文文集》、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选集》——单就阅读而言，这些显然已经足够。

话是这么说，爱书人却总是受求大求全的心理所支配，虽然明明知道没有必要，常常还是不自觉地收了全集——以我个人为例，随便检点一下我手上的全集，便可罗列出以下多种：古典的《全唐诗》《全宋词》《李渔全集》《袁枚全集》，现代的《鲁迅全集》《郁达夫全集》，国外的《卡夫卡全集》《里尔克诗全集》……单说沈从文，抛开单行本不算，我也有了花城出版社的《沈从文文集》、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选集》——单就阅读而言，这些显然已经足够。

话是这么说，爱书人却总是受求大求全的心理所支配，虽然明明知道没有必要，常常还是不自觉地收了全集——以我个人为例，随便检点一下我手上的全集，便可罗列出以下多种：古典的《全唐诗》《全宋词》《李渔全集》《袁枚全集》，现代的《鲁迅全集》《郁达夫全集》，国外的《卡夫卡全集》《里尔克诗全集》……单说沈从文，抛开单行本不算，我也有了花城出版社的《沈从文文集》、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选集》——单就阅读而言，这些显然已经足够。

话是这么说，爱书人却总是受求大求全的心理所支配，虽然明明知道没有必要，常常还是不自觉地收了全集——以我个人为例，随便检点一下我手上的全集，便可罗列出以下多种：古典的《全唐诗》《全宋词》《李渔全集》《袁枚全集》，现代的《鲁迅全集》《郁达夫全集》，国外的《卡夫卡全集》《里尔克诗全集》……单说沈从文，抛开单行本不算，我也有了花城出版社的《沈从文文集》、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选集》——单就阅读而言，这些显然已经足够。

但我仍不满足，依然心心念念地想买一套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沈从文全集》，尽管我知道，我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读完这套书，但我就是想把它们放在我的书架上。

实际上，大多数爱书人应该和我的心理差不多，收全集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有时或许还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收了全集，便可一劳永逸，自此这个作家的单行本、文集和选集大可置之不顾了。然而事实是，即便收了全集，很多爱书人平时翻阅的还是一些单行本、文集和选集——仍以我个人为例，我自买了《全唐诗》，基本上就没怎么翻阅过，而我经常翻阅的，依然是那些带有精彩点评的唐诗选本，诸如《唐诗百话》《唐诗四季》等等。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全集一买来就被我束之高阁，只有这些长短适中、雅俗共赏的小书，才是我真正的枕边书。

回顾一下我的买书历程，才发现窥伺全集的欲望其实已经潜伏很久了。早年之所以不买全集，并不是因为不想买，而是因为当时没有钱买，买了也没有地方放，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先买必须读的和必须用的书籍。至于全集，并不急迫，暂且留个念想，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说。由此可见，全集控原本是有着很长的潜伏期的，一旦时机成熟，不仅立马诱发出来，甚至很快达到失控的地步。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